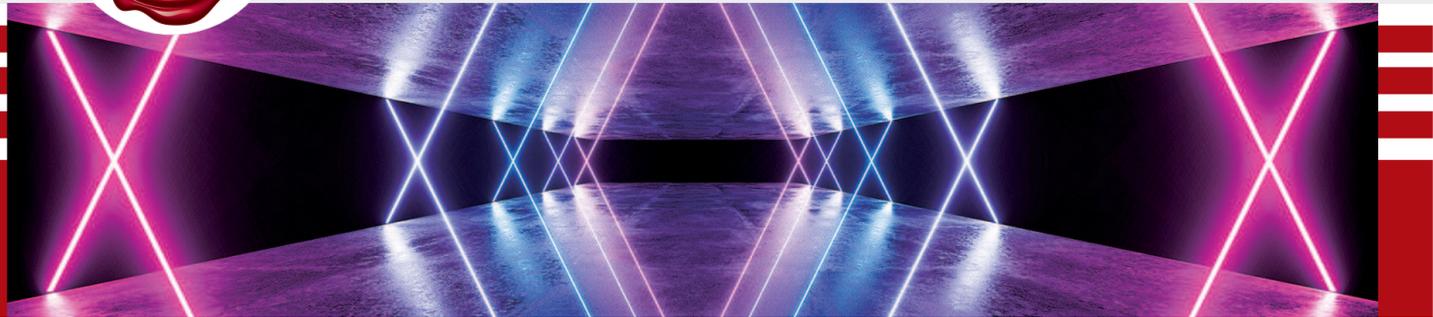


笑声中共情 笑声中自省

——《石库门的笑声》显示“独”特生命力

◆ 邵宁



上周,阔别观众4个月的中国大戏院重新开放,毛猛达和沈荣海的独脚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成为开场戏。两位演员风采不减,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间里,每分钟都会响起好几次笑声,让人感叹“上海人的快乐又回来了”。尤为可贵的是,“毛笋组合”在演出中加入了大量新创的段子,迅速而灵动地反映现实生活,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共情,在忍俊不禁中自省,显示了独脚戏的生命力。

独脚戏是以上海话为主体语言的一种曲艺形式,也是典型的“上海声音”。当年姚慕双、周柏春的《学英语》《学生意》《方言趣谈》《问必答》等作品脍炙人口,以强烈的幽默感、善于发现事物内在的喜剧性而著称,赚头十足却不庸俗低俗,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。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:贴近生活的幽默与讽刺是独脚戏的最高境界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、娱乐休闲活动的丰富,人们欣赏习惯的变化,独脚戏也成了需要保护的“非物

质文化遗产”,原汁原味的表演越来越少,毛猛达和沈荣海自嘲为独脚戏的“绝代双骄”。然而,《石库门的笑声》自2018年首演以来,连演100多场,独脚戏意外出圈,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。

此次阔别数月再次登台,“毛笋组合”从高温酷暑到中超足球,从海派文化到人工智能,一一道来,配合默契。这对“黄金搭档”说学逗唱,南腔北调,即兴表演,高潮迭起。毛猛达还亮出了绝技——沪语脱口《摆地摊》,很见功力;沈荣海模仿周柏春则惟妙惟肖。特别是,演出中还增加了大量新创作的内容。本轮疫情,让市民感受最深的是邻里关系的重建,似乎又回到了石库门的岁月。“从陌生人变成亲人”的邻里关系,也是演出重点呈现的:“请依到我家来白相,吃不到毛笋烧肉,只好吃‘茜茜公主’——西葫芦炒西红柿。”“我再加点洋山芋,变成‘痒兮’!”“我扭伤了腰,想讨一张药筋骨膏,结果邻居送来的膏药贴满了全身!”

这些来自生活的笑料,给《石库门的笑声》注入了时代气息,成为当下上海人和过去最好的情感连接,因而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。

值得一提的是下半场的心态剧,对于社会上常见的心态不平衡、“红眼病”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。什么都要比,听到别人的孩子、配偶比自己家的强,就心里不舒服,如听说沈荣海“父亲去世,追悼会办在大厅”,毛猛达便心理不平衡了,尽管自己的父亲依然健在,还是要质问:“你阿爸凭什么在大厅办,我阿爸以后怎么办”……如果说,有关疫情期间邻里情的内容属于亦庄亦谐的“肯定性喜剧”的话,那么,《心态病》就属于“否定性喜剧”,它犹如一面镜子,照出了狭隘、愚蠢和丑陋,让人们在笑声中自省。在《石库门的笑声》中,我们看到了拥有讽刺和批判力量的“否定性喜剧”元素,这是特别宝贵的。

这一切,得益于主创人员的默默坚持。此前,

尽管不知道何时可以恢复演出,但他们依然为舞台准备着。据介绍,“静默管理”期间,毛猛达和沈荣海也没有闲着。虽然两人住在同一个大型社区,步行只需10分钟,但还是不能见面。两人便通过视频天天沟通,甚至云排练,同时观察生活,积累素材。一旦可以出门时,他们就在沈荣海小区里碰头排练。作为演艺大世界驻场品牌演出之一,受邀成为中国大戏院的开场戏,主创人员精心准备,第一次排练会,两位演员与编剧梁定东、主持人张民权等,就从下午一直排练到晚上十点。

演出的成功也让大家看到了市场对于独脚戏的热情。除了笑声、掌声,观众和演员之间频频互动,更增添了惊喜,这也是线上直播等形式难以达到的效果,剧场的魅力无法替代。毛猛达说:“我们在上海演出,这么多观众听我们讲上海话,我们有幸福感、满足感。”对于上海人来说,独脚戏这种本土曲艺能够持续传承、生生不息,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?



上海人把公共澡堂称作“浑堂”。爷爷那一辈人的浑堂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,那是一个多彩的小世界,让无数上海人记忆犹新。

平凡的生活自有不平凡的向往,亦有不平凡的内涵。

舞蹈《爷爷的浑堂》以艺术化的手法展现了上海一景,其中洋溢着最朴实、最珍贵、也是上海人最熟悉的祖孙情、舐犊心。顾凤庆的作品往往以小见大,于细微处见深情,而在生活化场景中蕴含

值得推崇的价值观,则是顾凤庆舞蹈创作的一贯坚持——该作品荣获“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”,在全国平台上获得了充分肯定,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在顾凤庆的创作观念中,群文舞蹈的题材选择和风格样式应有别于专业舞蹈,因为它的受众群体不同,社会功能也不尽相同。出于这样一种追求,他始终把目光落在最平凡最日常的生活之中,无论是浑堂、弄堂书摊、大饼油条铺,还是小笼

我们每个人的盛会

◆ 金雷

2024年巴黎奥运会公布口号:奥运更开放。从更高、更快、更强,到更团结,再到如今的更开放,奥林匹克精神的外延一路拓展,水到渠成,奥运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盛会。

从项目设置上讲,巴黎奥运会是迄今为止最开放的一届奥运会。除小轮车、三人篮球外,霹雳舞、滑板、攀岩和冲浪都将加入正式竞赛,这些原来属于小众、属于街头、属于青少年的运动,也登上入室,与田径、游泳等传统项目一起,成为大会的吸睛点。

场馆安排上,因为上述项目的加入,巴黎奥运会不再拘泥于中规中矩的比赛场馆和体育场。滑板、霹雳舞将安排在协和广场进行,那里也是三人篮球的赛场。而移步埃菲尔铁塔下,观众还能欣赏到沙滩排球、铁人三项的比拼。如果去市郊的凡尔赛宫,可以欣赏经典的马术和现代五项比赛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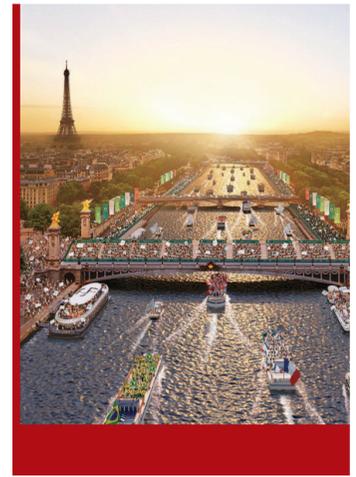
最令人关注的,是奥运会的开闭幕式。巴黎的仲夏,1万多名运动员乘坐船只,沿塞纳河由东向西入场。一路上,他们将经过巴黎圣母院、卢浮宫、埃菲尔铁塔等巴黎的地标建筑。想象一下,当落日余晖洒上塞纳河,奥林匹克选手们披着金色的霞光现身巴黎,还有什么入场仪式能比这一刻更加浪漫?

为巴黎奥运会的非凡创意鼓掌!其实细究一下这句口号,在法语中写作“OUVRONS GRAND LES JEUX”,这是一个双关语,把“JEUX”(运动会)换成一字之差的“YEUX”(眼睛),就是当地俗语“大开眼界”。显然,浪漫的法国人是要让所有观众,在巴黎奥运大开眼界。

能有如此大胆的设计,除了东道主的浪漫气质之外,也源自奥林匹克精神的不断外延。一年前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

致辞中不止一次提到“包容”的概念。因为奥林匹克精神核心理念,是借助运动叩开每一个人的心扉,让更多人参与进来,描绘共同的梦想。要想吸引、鼓励更年轻的人群、更广泛的社群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,就需要奥运会拿出更为包容的心态,为他们的人生呈上斑斓的调色板。

实际上,纵观近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,开放、包容的气息,已经渗透到许多角落。东京奥运会,滑板、小轮车比赛安排在东京湾岸边的城市公园,休息日,不少父母带着孩子前来观看运动员的表演。最终拿到女子街式赛第一的西矢栞,是一名13岁的当地初中生。可以想象,她的成功,触动了多少同龄的孩子。她们在心坎落笔,描绘起属于自己的奥林匹克梦想。北京冬奥会上,一批新人成为了新一代的偶像。他们成长、成功的背后,是拥有了一种更为开放的生活态度,一个更为包容的成长环境。态度决定一切。当百年历程的奥运会从大众走向精英,如今又从精英重回大众,奥林匹克圣火延续了取之不尽的源泉。当更多的普通人出现在奥运会赛场,人们不再将差异视为障碍,奥林匹克最美好的愿景,终将实现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林距离

画中自有清凉意

◆ 林明杰

刚看到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汪海欣喜欢在朋友圈说:意外地在库房里发现一张宋画(图1)。

那是一帧绢本团扇画,画的是夏景山水,湖面荷叶田田,堤岸柳树袅袅,远山在晨雾中淡淡一抹,高士策杖行于陌上,童子携琴相随……

此画无款,但有“意斋鉴藏书画”印。“意斋”,清代大收藏家吴大澂也。画究竟是何时的,出自谁手,尚待考证。不过这画上拂面而来的清凉意,却是颇为接近宋画的独有气息。

宋画,与唐代的华丽和五代的雄奇不同,它特别宁静、空灵,几乎都有一种清凉意。这尤其表现在山水画上。青绿山水最容易画得匠气和燥气,但即使北宋王希孟在18岁画的青绿山水《千里江山图》,也是一派宁静致远的景象。拿它与传为唐代李昭道的《明皇幸蜀图》(图2)相比较,就显而易见。

看唐代的画,有暖意。看宋代的画,有凉意。这种区别,源于艺术思想的改变。宋代的画家由于受到文人思想的影响,其自我独立意识凸显。绘画成了画家表达自己个性、情感、哲理以及自身修炼境界的载体。这在世界艺术史上,是里程碑式的进步。

宋代的画,是经过净化的世界。它仿佛把纷扰的俗世进行了过滤,并将心灵与山水相融,以获得更大的精神力量——定力。而这种定力在画上的体现,便是不急不躁、天高云淡。

宋代的这种举重若轻的空灵感、清凉意,后世画家很难模仿。日本画受其影响较大,但稍显用力太甚,咬牙切齿的。宋画的这种调性影响了后世中国绘画好几百年。它与文艺复兴以后崛起的西方绘画艺术,在气息上形成一阴一阳的两大格局。

虽然这种“清凉意”依然属于西方艺术的极少数派,但西方人走起极端来也是蛮特别的。譬如俄国抽象绘画大师马列维奇,他的画后来发展到整幅画一片白皑皑,白方块里面再画一个斜着的灰白方块,让人不禁联想起大热天里,在社区测核酸的大白脚边放着的大冰块。

有意思的是,在现代西方绘画有了一丝宋代凉意的同时,中国绘画开始引入了西方艺术的热呼劲儿。冰火两重天的两大艺术板块对撞,腾腾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。最终会碰撞出怎样一番景象,还不知道呢。

酷暑难当,若让你选一幅画静心消暑,你会选哪幅?你不要告诉我说——选贵的。

▼ 图1



▲ 图2

《人生大事》票房破14亿,成暑期档黑马,多拜“苦情叙事”所赐。

何为“苦情叙事”?一言以蔽之,即在叙事上对主人公人生不幸和苦难层层叠加,使之悲苦至极,令人潸然泪落,但“苦人”大都会否极泰来,故事以温情治愈“曲终奏雅”。近年来“苦情叙事”电影如《亲爱的》(2014)、《我不是药神》(2018)、《无名之辈》(2018)、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(2020)、《我的姐姐》(2021)、《奇迹·笨小孩》(2022)等以小博大,屡创票房奇迹,成为现象级神作。

以血浓于水的人伦亲情为底色的“苦情叙事”源远流长。就电影而言,从上世纪20年代的《孤儿救母记》、30年代的《神女》、40年代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及至80年代的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等,屡屡引起观影热潮。而讲述“三破一苦”——破碎家庭、破碎情感、破碎婚姻及家庭苦难题材历来是家庭伦理剧的主流,一直为观众所钟爱。而当下宫斗片、武侠片、盗墓片等非现实或超现实题材电影也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因此,聚焦底层草根生活,讲述弱势群体时命垂危的“苦情叙事”电影遂又为观众所青睐,呈现“中兴”之势。这也与普通民众的现实境遇有关,在生活压力的日趋增大的当下,社会各阶层普遍在寻找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,而以“粗粝写实”“社会教化”为特征的“苦情叙事”电影,恰好满足了后疫情时代人们亟需温情抚慰和创伤治愈的心理。

“苦情叙事”的基本策略即“卖惨”与“煽情”,主要表现为三点:首先是“没有最惨,只有更惨”的悲情主义策略。《人生大事》的男主莫三妹人生可谓跌到了谷底——他的家庭支离破碎,父子感情不合,而父亲重病缠身,时日无多;姐姐离婚,哥哥为救人溺水而亡;自己刚刑满出监,女友劈腿好友……而女主武小文是个孤女,父母不详,相依为命的奶奶溘然长逝,无家可归。其次是宣扬“天命论”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励志主题。“苦情叙事”电影的主人公貌似

叛逆,但内心大都向阳而生,合乎主流观众的情感诉求,容易被认可接纳。《人生大事》中莫三妹看似桀骜不驯,睥睨自若,但内心善良,并非朽木不可雕。虽和父亲代沟颇深,但他恪守孝道,最终遵父遗嘱,为其完成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葬礼。第三是温暖现实主义策略,主人公终会苦尽甘来,以大团圆结局。“苦情叙事”不触及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,采用先“悲情”后“暖情”的叙事套路,会在“苦水中放点糖”,“苦人”也非一苦到底,故常常能满足观众同情弱者,渴望善有善报的心理。《人生大事》中两位素昧平生“苦人”的由对立嫌弃到萌生亲情,相互救赎,最终难舍难分,不是父女,胜似父女,结局是圆满的——武小文的生身母亲出国外狱中,也应邀加入了殡葬业,三位命运的弃儿一起找到了情感停泊的港湾。“苦情叙事”亦有瑾瑜匿瑕之处,即在博得观众同情的同时,也在常用主人公的不幸来满足观众的心理上的优越感。

批判现实的悲剧电影,其力量源自真实,特别是接地气的“街头现实主义”,因遵从现实逻辑,会构成对人性阴暗、制度不公和社会痼疾的诤责和鞭挞,如《养家之人》(2017,加拿大)、《何以成家》(2018,黎巴嫩)及中国的《活着》(1994)等。而“苦情叙事”则把社会问题转为个人性格问题,与批判现实的悲剧电影似是而非。在《人生大事》中,作为边缘人物,莫三妹的苦难几乎与社会无关,而是由个人原因造成。“苦情叙事”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“奇迹降临”,令因困冰消雪释。按照生活逻辑,有些苦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轻易能被纾解的,但是观众却希望弱者得到救助。因此往往会用“神迹”使主人公命运发生突变。如《人生大事》中莫三妹的父亲要他以30万现金来买命,而武小文帮他找来一个老伯用30万办丧事的情节。

无论如何,烟火气的“苦情叙事”电影一次又一次成为票房黑马,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多元拓展之一。

杨晓林

苦情叙事尝「甜头」?



MISA不散 我们不散

◆ 茅亦铭

第十三届上海夏季音乐节(MISA)如约而至,令申城爱乐者倍感温暖。本届音乐节能如期举办,克服了重重困难。对于上海观众而言,MISA早已融入大家每年的夏日生活之中。

今年的MISA格外令人期待,无论是演出项目,还是亮相阵容,都囊括了目前国内古典乐坛的顶级配置。疫情虽阻隔了彼此间的物理距离,但实现了从哈尔滨、北京、上海到广州,乃至辐射伦敦、纽约等全球多地“线场”的云端联动。虽受疫情影响,前两场音乐会为“空场”进行,通过云端向全世界的观众进行现场直播,但那阳那刻爱乐者的心早已随音符连接在了一起。

这两场在线音乐会分别由上海交响乐团和哈尔滨交响乐团倾力上演,上交在自己的主场——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,而哈交则在哈尔滨音乐厅通过在线直播进行呈现。值得一提的是,上交的这场MISA开幕音乐会,同时也是2021—2022音乐季的闭幕音乐会,既向上个音乐季道别,同时也开启一段新的历程。灯光渐渐暗下,乐手屏息以待,上交助理指挥张桦“临危受命”,顶替因疫情无法来沪的音乐总监金隆,携手著名

旅欧女中音朱慧玲,带来瓦格纳的声乐套曲《韦森东克歌曲》,并以格里格《索尔维格之歌》及下半场马勒的《D大调第一交响曲“巨人”》拉开了今年MISA的大幕。

上交乐手的状态令人欣喜。此前,乐手均坚持每天宅家练习,能见面后又铆足了劲抓紧合练。当《索尔维格之歌》的第一个音符奏响,我们熟悉的上海交响乐团又回来了,而且是满血复活!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出生于上海,近年来享誉世界舞台。套曲中,《天使》是五首曲中最纯粹的一首。天使般的歌声仿佛唤起了天真纯朴的儿时回忆,但即使是美好的憧憬也掩不住那一抹淡淡的忧愁。朱慧玲的演绎丝丝入扣,实现了意境与现实的完美结合。

说到下半场的马勒《D大调第一交响曲“巨人”》,很想把第二天哈尔滨交响乐团下半场的柴可夫斯基《B小调第六交响曲(悲怆)》联系起来谈。一喜一悲,人生的两种境遇在这两场音

乐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《巨人交响曲》是马勒一生中创作的最为明快、明亮的一首交响曲,歌颂生命的伟大,赞美大自然的美好。在这里要点赞上交铜管声部,这部交响曲的一大亮点,在于第四乐章第一主题后,转而奏出第一乐章发展部结尾部分,辉煌地表现出人的灵魂的胜利。小号、长号、圆号完整地奏出了“天使的号角”,如同人们战胜邪恶的赞颂。哈尔滨交响乐团因为地缘关系,有着蛮多俄罗斯乐手,因而在演出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时候颇有心得。汤沐海的指挥风格充满激情,对于老柴的《B小调第六交响曲(悲怆)》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。《悲怆》是柴可夫斯基悲剧三部曲的最后一幕,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一生总结性的代表作品,也是他交响曲成就的最高体现。这首交响曲正如标题所示,强烈地表现出“悲怆”的情绪,这一点也就构成本曲的特色,诸如旋律的优美,形式的均衡,管弦乐法的精巧等杰作。哈交凸显了俄系乐团的特征,演绎起来更显得“原汁原味”。

申城爱乐者永远不会忘记2010年的那个盛夏,我们相约在上海音乐学院边的白色大棚(现为上音歌剧院),开启了一场音乐欢聚,之后,每年不离不弃。如今,已迈入第13个年头的MISA依然与我们相会,这份情谊如同一位老朋友般弥足珍贵。MISA不散,我们不散!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